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二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臣紀昀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五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二

祭統

祭統是不專主於法與義統而論之之謂陳氏祥道謂是總序大綱穿貫百職統成一禮而見其始末此所以始於心怵而終於覲政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

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此言祭之於禮為最重也凡治人之道其事多端而莫急於禮禮有吉凶軍賔嘉之五經而莫重於吉禮之祭夫祭固將之以物然非物自外至乃自中而出生於其心者也心有所怵然感動而後奉物以為禮是故唯賢者為能情文兼至而盡乎祭之義也寀心怵即悽愴怵惕之意乃所謂生於心者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

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内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内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

此申言賢者能盡祭之義也明猶潔也賢者之於祭也必受其福而非世俗所謂福也福者蓋云備也備

者凡百順理之名也必無所不順而後謂之備言乎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如忠臣所以事其君孝子所以事其親本於順者一也上則順鬼神而無疑外則順於君長而無拂內則孝於親而無違如此而後謂之備唯賢者能備於未祭之先然後能祭於既備之後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而內先自盡焉於是奉之以犧牲粢盛之物道之以升降酧獻之禮安之以鍾鼓琴瑟之樂參之以春夏秋冬之

時凡以明薦吾之誠敬而已而有不敢籍以求福者此乃孝子之心也案必受其福如詩所謂自求多福也一理之感應而孝子無容心焉故又曰不求其為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此言祭之主於繼孝也祭也者乃孝子之於親所以追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孝者言乎畜也必順於道不逆於倫夫是之謂畜案劉氏訓畜為藏謂追養繼

孝中心藏之而不忘也應氏鏞作畜聚解謂內順於道則愛親之心畜聚之者深外不逆於倫則事親之禮畜聚之者備也玩孝者四句為大概之辭宜從後解為是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此言孝子事親之道也惟孝無終極是故孝子之事

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非徒口體而必觀其順也喪非徒哀絰而必觀其哀也祭非徒薦獻而必觀其敬與時也能盡此三道者乃孝子之行也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

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茍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内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此言備官而祭盡物盡志之道也王女美辭言其有貞潔之德也水草芹茆之屬陸産兎雁之屬八簋之實謂稻粱之屬昆蟲以陰蟄以陽出如蜩范之屬草木以陰枯以陽榮如榛栗之屬孝子之祭既内而自盡又必外而求助則昏禮是也故國君娶夫人之辭

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茲敝邑以事宗廟社稷此正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而後助祭者從焉所以備外内之官也官以執事而事以具物是故官備則具備若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則小物備矣若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則美物備矣若昆蟲之異草木之實則隂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於親者莫不皆在以示其盡祭之物也外則盡其物内則盡其志此祭者無有窮已之心也案三

牲八簋而外多言籩豆之實者内官所薦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此言君后於未祭時躬親之敬也純絲也祭必夫婦親之是故天子則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則蠶

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則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則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夫天子諸侯非無人為之耕也王后夫人非無人為之蠶也凡以身致其誠信惟誠信斯謂之盡盡斯謂之敬敬盡而後可以事神明此乃祭之道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

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此言君子致齊之敬也物猶事也訖止也及時而將祭則君子乃齊齊之為言所以齊之齊其思慮之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祭祀之大事非有所

致其恭敬則不齊不齊則於物之外入者不必過防也耆欲之内萌者不必盡止也及其有此而將齊也必防其邪物訖其耆欲恐心有他用而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以聲音散其志也心不苟慮而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而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所以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又致齊三日以齊之既定且齊斯謂之齊齊也者精明之至而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案君子之學敬義夾

持閒不容息此謂不齊則於物無防嗜欲無止非也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内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涚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此言君夫人於行祭時躬親之敬也宮宰守宮之官

宿讀為肅猶戒也圭瓚璋瓚皆祼器以圭璋為柄朷
藁也所以藉牲宗婦同宗之婦涗水即盎齊盎齊濁
以清酒涗之故言涗又尊有明水故兼言水也羞進
嚌嘗也謂尸所嚌嘗之肺也先祭之期旬有一日宮
宰致戒於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猶之乎
君焉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内既辨其位然後聯
其事於祭日而會於大祖之廟君純冕立於阼階夫
人副褘立於東房其酌鬱鬯以降神之時君執圭瓚

祼尸以行初獻大宗伯代夫人執璋瓚以行亞獻及迎牲君執紖親牽卿大夫從士執芻以從宗婦則執盎而奠於位從夫人以薦涗水至君執鸞刀以割所羞之嚌肺夫人則薦饋食之豆此之謂夫婦親之也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君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内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内樂之之義也

此言人君於祭時親在舞位之義也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及祭而入舞之時君必親執干戚以就舞位君為東上戴冕而總持干盾率其羣臣以樂乎皇尸所以然者以事親莫大於得人之歡心是故天子有天下其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有國其祭也與竟内樂之必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者正與竟内樂之之義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

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此言祭以盡志為本也升歌工升堂而歌也武宿夜武曲名武王伐紂停宿商郊士卒歡舞以達旦因名焉即大武之樂也周道猶周之禮假於外者祼則假

於鬱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也夫祭禮有三重焉獻之屬以降神則莫重於祼聲之所貴則莫重於升歌舞以象成則莫重於武宿夜此周之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物於外而以輔益君子之志也故志以為本而物與之為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若輕其志而徒求外之重也雖聖人亦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其誠敬所以明內志之重也由是道之以禮以奉此三重而薦諸皇尸此則

聖人之道也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此言餕禮之有關於政也夫祭之有餕乃所以卒成祭事而不可不知也古人有言曰善終者必如始餕其是已古之君子曰即尸之飲食亦餕鬼神之餘也是餕實為施惠之法而於此可以觀為政矣孔氏疏

曰王侯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孰時尸乃食之若大夫士陰厭亦是先薦鬼神而後尸乃食也是故尸餕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别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内之象也

此申言餕之為惠術也諰猶起也不言起者神之也

進當作餕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餕以四簋黍者留其二為陽厭也簋盛黍稷舉黍而稷可知惟餕為惠術是故尸謖則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則大夫六人餕是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則士八人餕是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則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執事之官餕而後徹之是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為道每變而益衆所以别貴賤之等而欲其辯與施惠之象而示其均也是故餕之時君與三卿用四簋之黍正欲

見其行此惠於廟中也神惠之徧於廟中猶君惠之徧於竟內是廟中者竟內之象也案君卿大夫總言臣餕君之餘者君事尸如君則君亦爲臣也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此申言祭之可以觀政也夫人猶言人人下流猶言

下位餕興施惠之象是祭者神不獨饗之而使人餕之乃恩澤之大者也是故上若有大澤則惠必及下但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以自私下使其下猶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人人皆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於已也蓋由餕之無不徧及而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

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

此言祭爲教之本也爲物猶爲禮也興物猶具物也夫祭之爲物可謂大矣其興物可謂備矣由於順以爲備者也是祭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諸臣以尊其君長内則教子孫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足以爲表率而諸臣服從崇祀宗廟社稷足以爲觀感而子孫順孝誠能盡爲君爲子之道端

為君為子之義而教於是乎生焉蓋君子之教莫先於忠孝而教所由生則必在上者有以率之故曰盡其道端其義也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此推言教本之義也教必本於身是故君子之事君

也必身體道義而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之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之事上若以非諸人者行諸己則不恕而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而推之所以為順之至也今祭之順以備非是之謂與教由順生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

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此言祭禮寓義之深以顯其為教之本也倫猶義也君子之祭凡有十倫寓於禮文之中而皆可依類而知其意則有如事鬼神之道君臣之義父子之倫貴賤之等親疏之殺爵賞之施夫婦之别政事之均長幼之序上下之際胥於是而可見焉夫是之謂十倫也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

之道也

此詳言事鬼神之道也筵席也几所憑以為安者考妣一几曰同詔祝告事於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鬼神之精氣無閒而歆享無方所以鋪筵而設同几者為欲神之憑依乎此也既詔祝於室而又索祭於祊此皆致其精禋而為交神明之道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别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

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此詳言君臣之義也君迎牲而不迎尸者非曰輕尸正以别相似之嫌也葢尸本是臣而有君象焉在廟門外則猶疑是臣及在廟中則全乎其為君君在廟門外則猶疑是君及入廟門則全乎其為臣并全乎其為子是故不出門而迎尸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案鄭注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葢以君而迎尸嫌於以君而迎臣故不出也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此詳言父子之倫也子行猶子列也夫祭之道立孫以為王父尸是所使為尸者於主祭者子行也父乃北面而事之所以自脩子職而明子事父之道此父子之倫也案古者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程子曰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

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方氏慤曰十倫皆倫也獨父子言倫者祭之倫本於父子也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此詳言貴賤之等也凡祭祼鬯二獻尸奠而不飲君夫人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君酳尸是合而為五也自後夫人酳尸賔長獻尸通前尸凡飲七也自後長

賔及長兄弟更為加爵通前尸凡飲九也王爵瑶爵謂一升之爵散爵即五升之散上公之祭尸飲五君乃洗玉爵以獻卿尸飲七則以瑶爵獻大夫尸飲九則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其受獻者爵同皆論齒此所以明尊卑之等也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此詳言親疏之殺也夫大祫之祭唯大祖之位東向羣廟之主入於大廟有居北墉下南向而為昭者子孫在昭列亦名曰昭有居南墉下北向而為穆者子孫在穆列亦名曰穆是所以別父子之行而世有遠近齒有長幼情有親疏因以各得其序而無亂也故有事於大廟凡子孫之為昭為穆者咸在於此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孔氏疏曰祭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唯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

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此詳言爵賞之施也一獻即尸飲五君獻卿之時史掌書者策以書其所命之事舍當為釋非時而祭曰奠古者明君將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賜之於大廟者

示不敢以自專也故祭之日禮行一獻則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之人北面史由君右執策書而命之為臣者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釋奠於其家廟蓋榮君命以告祖此其為爵賞之施也應氏鏞曰一獻始命者以祭為先不俟獻終而命者以賞為重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此詳言夫婦之别也校豆中央直者鐙豆下跗也爵形如雀柄則尾也祭之時有異其位者君服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有異其處者夫人薦豆則執校其初執醴齊之人以豆授夫人則執鐙尸酢夫人則執爵之柄夫人受尸之酢則執爵之足即君夫人相授受亦不因襲其處相酢必更易其爵凡以明夫婦之别也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

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此詳言政事之均也殷人貴髀為其厚也周人貴肩為其顯也凡前貴於後脊脅臂臑之屬皆以顯而在前者為貴也祭必有俎凡為俎者必以骨為主骨有

貴賤殷人尚質則貴髀周人尚文則貴肩肩之所以貴於周凡以前之貴於後夫爼以事神而必頒諸助祭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恵於下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至於重賤者不至於無所以示均也夫恵均則不偏而政行政行則民悦而事成事成則積久而功立功之所由立者不可不知其故也蓋頒爼之時貴賤不遺所以明恵之必均也惟善為政者能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此詳言長幼之序也凡祭畢賜助祭者以酒爵於同姓則在昭者為一列在穆者為一列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而各自相旅於凡異姓之羣有司其受爵先後亦皆以齒此之謂長幼之序案尸飲而獻則序官旅酬而賜則序齒一主於義一主於恩也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

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内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此詳言上下之際也煇周禮作韗韗磔皮革之官胞庖人翟教羽舞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周則墨

者使守門夫祭之末有皇尸以俎畀於煇胞翟閽者乃惠下之道也惟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智足以見之仁愛足以與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所餘畀其下者也煇者乃甲吏之賤者也胞者乃肉吏之賤者也翟者乃樂吏之賤者也閽者乃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同為吏之至賤而皇尸又為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不忘至賤而以祭餘畀之廟中者竟內之象是故明君在上則明仁兼至凡竟

内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案上下之際
如云自上下下蓋即惠之必均而究言之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
也故曰莫重於禘嘗
此言時祭之名義也礿禘嘗烝說見王制凡祭有分
舉於四時者於春曰礿於夏曰禘於秋曰嘗於冬曰
烝惟四時之運行為二氣之翕闢是故礿禘亦陽義

也甞烝亦陰義也陽常有餘及夏而始盛則禘者陽之盛也陰常不足至秋而已盛則甞者陰之盛也故曰祭莫重於禘甞而與郊社並隆者此也

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甞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甞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此言王者因祭而舉行之政也發公室出貨財也艾芟草也草艾草自可刈也墨五刑之輕者草刈草之

謂古者人君之政令與時偕行於禘也發爵以昭德賜服以顯庸是皆仁之屬而以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以賞功發秋政以致刑是皆義之屬而以順陰義也夫嘗亦刑賞竝用而以為順乎陰者記有之矣曰嘗之日發公室葢因物之成以示賞也草艾則行墨刑若猶未發秋政則民弗敢以草葢因物之殘以行罰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

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

此申言禘嘗之義大也王政之因乎禘嘗如此故曰

禘嘗之為義誠大矣乃治國之本而人君不可以不知也明其義以事親者君也能其事以助君者臣也不明其義則無以主祭而君人不全不能其事則無以助祭而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其報本反始之志而固有之德之發於外者也是故其德盛者則存之而其志厚其志厚者則發之而其義章其義章者則行之而其祭也必敬祭敬則上行下效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其親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

以致其敬不得已而有故則使人代攝可也然雖使人而君不至於失其義者惟能明其義故也反是則德薄志輕而不免疑於其義以是求祭即身親涖之而欲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將何以為民父母矣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

此即銘以明祭之意也夫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鼎有銘何也銘者自成其名以稱揚先祖之美而使明著於後世者也雖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亦莫不有惡焉而銘之義則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所以唯恐不能立身揚名以顯其先也故銘惟賢者能之

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

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此申言上節之義也論說譔録也祭器鼎彝之屬銘者所以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備於身功烈勳勞及於物慶賞聲名榮於時皆已列於天下因酌量而刻之祭器自成其名而以祀其先祖也夫能顯揚先祖

所以崇孝也而已之名亦次焉以示順也明示後世之子孫以示教也夫銘者壹有所稱而上與下皆得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之祖又美其為之之子孫誠以為之者惟其明故於先祖之美而足以見之惟其仁故能使君之信而足以與之惟其知故次列已名而足以利之斯可謂賢矣賢而謙謹不伐抑可謂恭矣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

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宫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此引孔悝之銘以證上文也孔悝衛大夫周六月夏四月也假至也周禮異姓之臣稱伯舅叔舅莊叔悝

七世祖孔達也成公名鄭立三年為晉所伐而奔楚反國後又以殺弟叔武晉人執之歸於京師獻公名衎魯襄公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逐獻公獻公奔齊成叔莊叔之孫名烝鉏文叔名圉悝父也興起也舊嗜欲者言其先世以愛君憂國為嗜欲也慶作卿辟君也烝彝鼎烝祭之彜尊及鼎也惟銘之所係者重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至於大廟公曰叔舅在昔乃祖莊叔實左右我成公當成公有難乃命

莊叔隨難於漢陽又就宫於宗周皆奔走不逴而罔有厭射傳及後世更能開發右助乎獻公獻公受命成叔纂繼乃祖所服行之事乃考文叔興起其先世舊時愛君憂國之心率作卿士躬恤衛國勤在公家靡有夙夜之解民咸賴之而曰休哉公曰叔舅予與女銘若即纂乃考所服行可矣悝拜稽首曰臣敢不對答揚舉用吾君殷勤之大命以著於烝祭之彛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案衛莊公德悝之立巳故因禘

祭而賜之銘既非義與亦非禮受記蓋節取之以示

鼎銘之法也

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

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

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

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此申結上意也勲在鼎彝是國有賢臣故足為國家

之重古君子之為銘以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於

後世者也因以比次巳名以重其國家所係之大如此然則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使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是不明也知之而弗傳是不仁也此三者皆君子之所恥也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内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

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此承上銘德之意而推周公以示其極也康褒崇也昔者周公旦有勲勞著於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之於天地是也内祭則大甞禘之於祖宗是也夫大甞禘升堂而歌清廟之詩下而奏管而舞象武之事用朱干玉戚以舞大武陳八佾以舞大

夏此天子之樂也褒崇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世世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之遠而又以重魯之國也案魯用天子之禮樂本屬僭上而記者每侈言之其殆漢儒之失與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五十一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三

經解

名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皇氏侃曰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

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此言以經為教必有以防其失而得始深也知遠知上世久遠之事也絜不停汚也屬辭謂聯屬其策書之辭比事謂比合其所行之事孔子嘗言六經之道

同歸而各有所以為教者入其國而觀之則其教可知也若其為人也温柔敦厚乃是有得於詩教者以詩之教温潤優柔而不迫而其意畢歸於忠厚也疏通知遠乃是有得於書教者以書之教皆古先君臣之事坦然明白可考而知也廣博易良乃是有得於樂教者以樂之教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也絜静精微乃是有得於易教者以易之教使人知吉凶悔吝庶幾於無過可以窮理而

盡性也恭儉莊敬乃是有得於禮教者以禮之教所以節文乎仁義而身心皆有所攝也屬辭比事乃是有得於春秋教者以春秋之教皆當時事辭之實而是非善惡足以知所勸戒也然有所得亦不能無所失故醇厚者未必深察則詩之失愚通達者未必篤實則書之失誣寬厚者或疎繩檢則樂之失奢沈深者或探冥茫則易之失賊儀文太勝則禮之失煩褻貶非公則春秋之失亂若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而又

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又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又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又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又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又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案詩書禮樂易春秋自孔子删定贊脩之後而其傳始廣韓宣子適魯乃得見易象春秋蓋易掌於大卜國史掌於史官皆未嘗列於學校此疑非夫子之言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

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此承上而言德之至者以明教本也道言也環指佩環佩指佩玉鸞和皆鈴名鸞在衡和在軾前詩曹風鳲鳩篇臨天下曰天子天子者與天地並立而為三

成位乎中者也故德配天地有以範圍而不過兼利萬物有以曲成而不遺而且與日月合其明明之所照遠及四海而不遺乎微小所以致此者蓋又由於養之之純其在朝廷而當有為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息而當無事則聽雅頌之音惟心中無時而不和樂故行步有環佩之聲升車有鸞和之音惟外貌無時而不莊敬故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由是百官法之而得其宜萬事從之而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

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即此德盛而養純上行下效之謂也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此承上意以起下文也治民不可以無具有如發號施令便乎民而民說則謂之和上下皆以情相親則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自然得之則謂之信除去

天地之害以適乎事理之宜則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乃霸王所以制治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是徒善不足以為政功之成也其何日之有吳氏澄曰此篇第一節言諸侯之教第二節言天子之德故於此總言之而曰霸王之器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

誣以姦詐

此承上霸王之器而言禮也為治者之以禮正其國也猶之乎以衡稱輕重也以繩墨裁曲直也以規矩為方圜也故衡誠縣即不可欺之以輕重繩墨誠陳即不可欺之以曲直規矩誠設即不可欺之以方圜則君子而審乎禮其不可誣之以姦詐也必矣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

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此切言禮之善而引孔子之言以証之也隆以心言崇重之也由以跡言践行之也方猶法也敬亦指心讓亦指行是故能隆禮由禮則持守禮法而謂之有方之士若不隆禮不由禮則逾越理法而謂之無方之民蓋禮者敬讓之道也惟敬且讓故以奉宗廟則尚嚴而敬其先以入朝廷則尚爵而貴賤有位以處

室家則尚親而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尚齒而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能以禮讓為國則以安以治正此之謂也案有方言士無方言民者智愚之異也敬讓莫先於宗廟故首及之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别也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

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此廣明安上治民之義而見禮之不可不用也壻於婦家曰昏婦於壻家曰姻坊亦作防惟治世莫善於禮是故朝覲之禮所以辨分而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申信而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致孝而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尚齒而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謹始而明男女之別也

夫禮以禁亂之所由生猶之坊以止水之所自來也當其未亂人或以舊禮為無所用者有矣而不知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壊之者則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則必有亂患案禮禁亂之所由生是禁於未發也故曰以禮制心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

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此申言禮之不可廢也若謂不至不答之屬易易緯通卦驗文故人情莫樂於夫婦若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必多矣序莫明於長幼若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必繁矣恩

莫厚於君父若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必衆矣分莫嚴於臣之事君若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必起矣故禮之為教化也隱於至微而其止邪也不待發然後禁而常於其未形使人日遷於善遠於惡而不自知是以先王隆重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即此去禮而亂患以生之謂也案上節先君臣是禮所由生此節先夫婦是禮所由始

哀公問

以篇首三字名篇哀公之問有二一爲禮一爲政聖人之對君也論禮而要之於行論政而歸之於身而因極言人道之始終蓋與中庸之答問政相表裏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别

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

此言禮之為大也哀公魯君名蔣節者事天地之時與位與器各有節也哀公問於孔子曰禮之大者果何如而君子之言禮抑何其尊也孔子對曰某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願吾子言之也孔子曰某聞之民之所由生唯禮為大若非禮則祭祀失其宜而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則朝廷鄉黨失其序而

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則家庭內外失其度而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是皆民所由生而一資於禮君子故以之為尊敬者如此案此於神之大祭舉二以包其餘於人之大倫衍五以至於八則禮之重於天下有不必悉數而終者矣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

設其冢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此終言君子之尊敬於禮而為自治治人之道也會節謂行禮之期節成事猶言成效雕鏤謂器物之飾文章黼黻謂服采之飾嗣者繼續之義言猶明也喪算五服歲月之數殯葬久近之期也腊乾肉居節大戴禮作居處醜猶惡也雕幾見郊特牲器養器也君

子尊敬乎禮則能於禮矣然後推其所能以教百姓使有所遵守而不廢其行禮之期節待其率教而有成效然後治其器服若雕鏤文章黼黻而因以繼續其教於無窮又待其好禮而順上之心然後制為節文而尤重於喪祭之大者將以慎終則言其喪葬將以追遠則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於歲時以敬其祭祀以序其宗族而又躬行節儉以率先之是故安其居處惡衣服卑宮室車不用雕幾器不用刻

子鏤食不用貳味取民有制而與之同利蓋昔之君子其行已及人所以行禮者如此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此言禮教不行之故也實貨財也固謂取之力也午與迕同不以其所不問理之所在也公曰禮之宜行

如此今之君子胡為莫之行也孔子曰禮以恭敬撙節退讓為本而今之君子則好貨財而無厭有淫德而不倦荒怠傲慢取民務盡逆衆人之公心以伐有道逞一己之私欲而失定理惟昔之用民者由前所言今之用民者由後所言故今之君子莫能行禮也案是時哀公加賦屢戰且多内嬖故孔子言此以正之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

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

此言人道以政為大也德猶福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之道誰為大孔子愀然愯動變色而對曰君之有問而及此言也是百姓之福也固臣豈敢無辭而對惟人道在乎自治以治人故以政為大案君者民之表也人君能以正率先天下乃無負乎君與師之責矣故以為人道之大也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此言三綱為為政之本也庶物衆事也無似無所肖似言無德也公曰敢問何以謂之為政孔子對曰政者無所不正之謂也而主政者君君為正則百姓亦

從政而無不正矣君之所為乃百姓之所從也若君所不為百姓其何從之有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政本不外於人倫故夫婦有內外之位而主於別父子有慈孝之恩而主於親君臣有上下之分而主於嚴三者既正則庶物從之而正矣公曰寡人雖無所比似也願聞所以行此三言之道果可得聞乎輔氏廣曰夫婦始也父子內也君臣外也易謂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三綱之序

如此

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此言禮以大昏為重也孔子對曰政在養人故古之為政者以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則欲其有節而禮

為大所以治禮則本於心而敬為大敬之至矣則莫如大昏為大敬如大昏可謂至矣大昏既至雖天子諸侯之尊必冕服而親迎者是躬親之也躬親之也者所以致其親之之意也是故君子冕而親迎其與起敬心者乃以為親若舍敬則是遺其親也弗愛則無以合好而弗親弗敬則無以章别而弗正愛與敬其為政之本與案兩親之句輔氏廣謂上是躬親下是親愛躬親便是敬考家語作親迎也者敬之也輔

氏說可從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此申言昏禮之重也願有言然者疑似之意不敢以為是也公曰寡人於此抑猶願有言然君必冕而親迎於禮不太重乎孔子復愀然作色而對曰大昏所

以合二姓之好以繼續先聖之後以為祭天地宗廟社稷之内主所繫如此君何謂冕而親迎之為已重乎公曰惟寡人實固陋若不固陋則將不以此為問亦安所得聞此言也寡人欲更端再問而不得其辭

願子之略有以進教我焉案朱子曰天地蓋兼天子而言孔氏疏則謂魯得郊天故也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内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

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此申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之義而極言以進之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孔子曰天地不合則萬物不生大昏者所以傳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冕而親迎之為已重焉孔子意有未盡又自推廣言之曰將内之以治宗廟之禮則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而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將外之以治直言之禮則君與夫

人正名以出號令而足以立上下之敬由是事之廢
墜者足以振之國之衰弱者足以興之此為政所以
必先夫婦之禮而此禮其政之本與是時哀公志欲
興魯故孔子言政之本於禮而欲其知所務也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
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
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

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此廣言為政之道而推本於敬身也愾猶至也孔子又自推廣言之曰昔三代明王之政所由必謹大昏重冠禮敬其妻與子也固自有道妻也者所以奉粢盛乃親之主也而敢不敬與子也者所以承宗祀乃親之後也而敢不敬與君子固無所不敬也而尤以

敬身為大身也者受之於親乃親之枝也而敢不敬與若不能敬其身則是傷其親傷其親則是猶不傷其本傷其本則枝無所附必從之而亡且身與子與妃此三者乃百姓之象也敬以感之而莫敢不敬是為由身以及身由子以及子由妻以及妻君果能行此三者則德教至於天下矣此即大王行王政而同民之道也能如此則國家化之而無有不順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

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

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此言敬身之實也君子以位言辭者言之成文者也

則者動之成法者也公曰敢問何以謂之敬身孔子

對曰君子居高以臨民雖過乎言則民猶以為辭過

乎動則民猶以為則君子言不敢過而使之為辭動

不敢過而使之為則民乃不待教令之及而自知敬

恭如是則能不辱而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不羞而

成其親矣案敬身之道不外於慎言慎動百姓不令而敬恭乃其效驗所謂以身教者從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此言成親之本於成身也公曰敢問何以謂之成親

孔子對曰稱名有為君子也者乃人成德之名也今則言動無過百姓歸之以美名推所自而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亦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又自推廣言之曰古之為政以愛人為大葢人與吾身本同一氣若不能愛人則必不能自愛而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則身之所處者必不能安土不能安土則心之所存者必不能樂天不能樂天則天理既未全盡不能成其身也必矣朱子曰不能有其身

謂不能持守其身而陷於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而無外求樂天謂樂循天理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此言成身之道也公曰敢問何以謂之成身孔子對曰人能盡物之理不至過違斯能成其為物而成身之道在是矣案大雅之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故不過乎物乃所以踐形而盡性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

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此申言樂天之義也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而樂之也孔子對曰所貴者蓋為其德之純而不已如日月之東西相從往來而不已也是天道之流行也唯其不已故無有能閉止其久者是天道之變化也惟其能久故無為而物以成是天道之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至於既成而明是天道之垂象於上而

萬古為昭也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此因哀公之切問而合天道人道以總結之也惷愚謂蔽於氣質冥謂暗於理煩謂累於事志記也公曰

以寡人之惷愚冥煩雖聞子言而恐其忘怠子盡更

以簡切之語謹志於我之心也孔子蹴然不安避席

起立而對曰仁人盡人道而唯其不過乎物孝子盡

子道而唯其不過乎物夫親之全而生即天之全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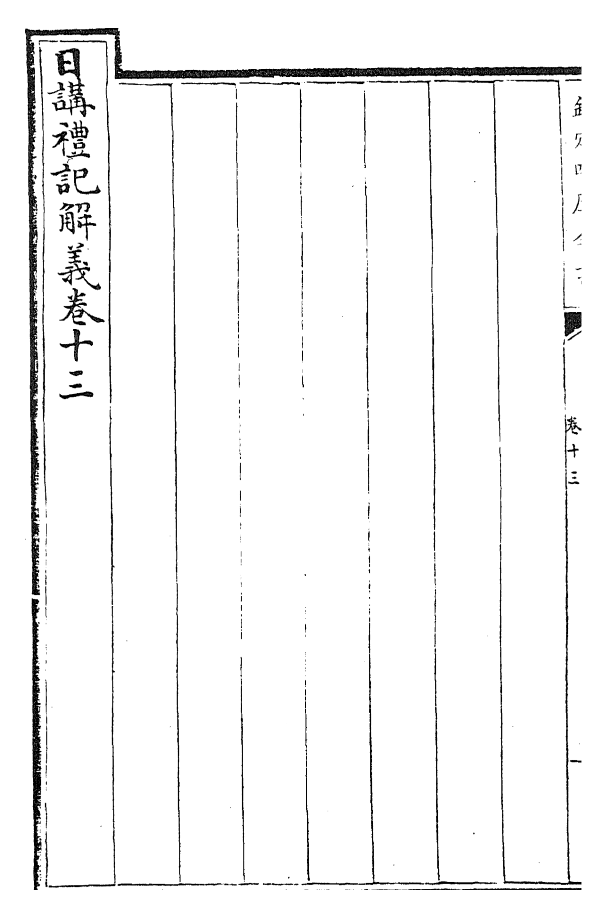
賦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其事天也如事親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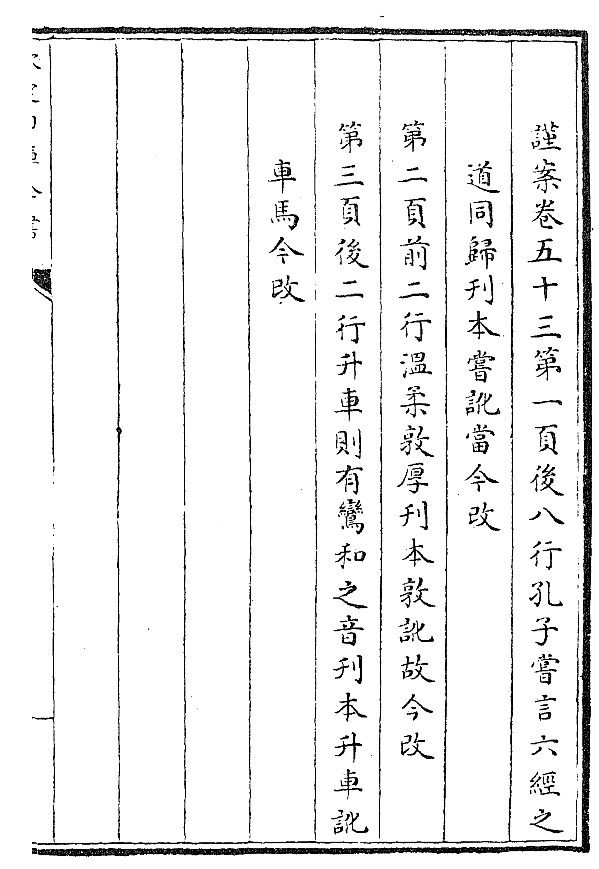
是而一無所虧是故孝子成身而仁道亦無不備矣

公曰寡人今既聞此言也固當志之心矣然無奈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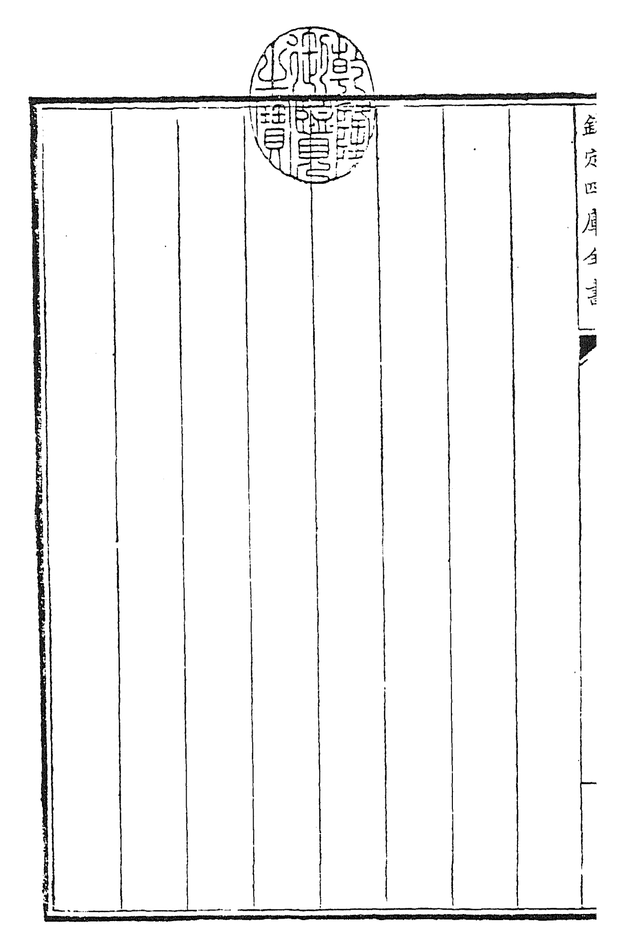
日之過乎物而有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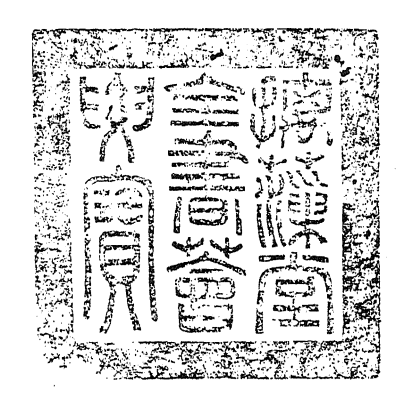
以臣言為不繆將有事於成身而過之務寡蓋即臣之福也蓋天親無二道仁孝無二理愛敬無二心脩身立政無二事聖人之言誠有至約而至該者真氏德秀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畧同張子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畧謂天予我以是理而我悖之不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盡人之性天之克肖子也夫事親如事天乃孝子事而孔子以為仁人者蓋孝之至則仁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三



謹案卷五十三第一頁後八行孔子嘗言六經之
道同歸刊本嘗訛當今改
第二頁前二行溫柔敦厚刊本敦訛故今改
第三頁後二行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刊本升車訛
車馬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王世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五十二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四

仲尼燕居

此與孔子閒居俱取篇首四字為名家語合燕居閒居為一篇篇名謂之論禮其詞小有同異陸氏佃曰退朝曰燕退燕曰閒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閒居之事也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

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此孔子啓羣賢以學禮而因示以當學之意也縱言謂泛言諸事仲尼當燕居之時有子張子貢言游侍於側縱言而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試語女以禮使女以禮隨遇而施周旋流轉而無所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存於心而不中禮

則簡畧而謂之野恭見於貌而不中禮則致飾而謂之給勇發於氣而不中禮則好勝而謂之逆野與逆猶為直情徑行惟便給則徇外忘內實有害於慈仁而不可不重以為戒也鄭氏注曰感子貢也子貢辨近於給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

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此言道貴於中而示以制中之要也卜子夏名商子曰師爾失之過而商也則又不及子產猶之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先對曰過不及皆非中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其惟禮乎殆莫有如禮者夫禮稱情而立文乃所以制中也葢中者性之德也禮以節性故曰所以制中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

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此言盡禮即以盡仁也領猶治也饋奠喪奠也子貢既退言游進而問曰夫子言禮以制中敢問禮也者殆所以管領其惡而成全其好者與子曰然然則所謂禮者何如子曰郊天社地之義所以反始而仁鬼神也秋嘗夏禘之禮所以追遠而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致哀而仁死喪也鄉射鄉飲之禮所以致讓

而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合歡而仁賔客也仁之發而禮行焉固非徒外之文而已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此申言郊社之禮之重也子曰人誠明乎郊社之義與嘗禘之禮則推以治國有不猶指諸掌之易見者乎蓋惟仁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以天地祖宗之心為心則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而天下不難治矣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此言禮之周流無不徧也父子孫為三族禮無乎不在是故以之居處有禮則長幼以序而無不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則三族以睦而無不和也以之朝廷有禮則官爵以列而無不序也以之田獵有禮則蒐狩以時而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則果毅以昭

而武功成也

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説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此承上意而廣言之也惟禮寓於事是故宮室所以居身而有以得其度有所居不可無所養故量與鼎有以得其象味亦有以得其時有所養不可無所安故樂以安乎心而有以得其節車以安乎行而有以

得其式由是幽而事鬼神則有以受福而得其饗明而治喪紀則有以自致而得其哀出而從辨說則有以察倫而得其黨居官則稱職而有以得其體政事則從善而有以得其施以至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蓋未有不得其宜者方氏慤曰宮室得其度如奥為尊者所居阼為主人所立寢則無侵房則有方之類量得其象如左為升以象陽升右為合以象陰合仰為斛以象顯而承覆為斗以象隠而庇鼎得其

象如口象有所安乎上足象有所立乎下足奇其數而參天耳偶其數而兩地味得其時如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之類樂得其節若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之類鬼神得其饗如天神皆降地祇皆出人鬼皆格之類喪紀得其哀如發於容體發於聲音言語發於飲食居處衣服之類辨說得其黨如在官言官在府言府之類官得其體如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政事得其施如施曲於

邦國施則於都鄙施法於官府之類劉氏曰禮以制中無過不及故凡衆之動無不得其時中之宜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

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此反言以結上文見治國不可無禮也倀倀無定向之貌祖之言始倡率之意也洽合也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所由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禮以為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者無人為之相步倀倀乎其何之譬

如終夜有所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果無禮則手足將無所措耳目將無所加進退揖讓將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則長幼失其别閨門則三族失其和朝廷則官爵失其序田獵則戎事失其策軍旅則武功失其制以至於宫室則失其度量鼎則失其象味則失其時樂則失其節車則失其式鬼神則失其饗喪紀則失其哀辨説則失其黨官則失其體政事則失其施與夫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未有不失

其宜者如此而為君則必無以倡率而和其衆也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畆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爼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

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此合語三子以禮而即饗禮之大者推之也事之習其儀也縣樂器之縣於筍簴者興作關止也下管象武之上缺升歌清廟一句采齊樂章名振羽振鷺之詩也孔子有見於禮之當學呼三子而教之曰敬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禮之通行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人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躬行實踐可進於聖人之禮樂矣當兩君相見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

樂之縣者以作復揖讓而升堂升堂則主獻賓賓卒爵而樂止賓酢主主卒爵而樂又止樂工於是升堂而歌文王清廟之詩堂下以管吹文王之象武王之大武而又以籥吹禹之大夏依次而興於是陳其薦爼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則藹然親愛之意見於節文而後君子於禮之行即知其仁焉行而周旋中乎規折旋中乎矩登車則和鸞之聲與采齊相應送賓之出而歌雍詩禮畢徹器而歌振鷺是可以見君

子相與無一物而不在乎禮矣入門而金作欲其以情相接也升歌清廟欲其以德相讓也下而管象欲其以事相成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但以禮樂相示而意其可知也已吳氏澄曰九者大饗有四幷前仁鬼神以下之五者而為九也大饗之禮大節有四初迎賓一也次獻賓二也次樂賓三也終送賓四也案諸儒釋此經其說不一惟吳氏為得經意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此申言禮樂之義也子曰禮也者事得其理也樂也者情得其節也君子惟無理不動而無節不作此禮樂所以皆得也而行禮又有資焉不能詩則於禮無辨而失之繆不能樂則於禮無文而失之素薄於德則於禮無實而失之虛案禮以治人之情而其用以和為貴故通於詩與樂也德者行禮之質如云道不

虛行矣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蘷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蘷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此言禮在人行又因答問以申上文之意也制度俎豆几筵之屬文為登降獻酢之屬窮猶塞也子曰凡制度之可遵者在禮文為之可見者在禮推而行之

其在於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之但以樂稱意者其窮於禮與子曰是乃古之人與蓋古之人而未可輕議也夫禮樂之道相為表裏若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則質而無文是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則和而無節是謂之偏惟夔為曲樂之官職在達於樂而不必其達於禮是以流傳於此名也蓋洵乎其為古之人而未可輕議也徐氏師曽曰伯夷曲禮嘗讓於夔此豈不達於禮者夫子之答可謂婉而章矣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

此言政不外於禮樂也前猶昔也子張因論禮而問政蓋疑其有二道也子曰師乎前吾不嘗語女以禮樂乎君子既明於禮樂則由是舉而措之而政不外焉矣案政者正也禮以正人之身樂以正人之心歐陽氏所謂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也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

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此言禮樂不外於吾身也筵席也綴兆舞列也物事也體猶理也子張復問意以政事多端若必明禮樂以錯之則禮樂當有不止如前所云者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備升降酌獻酬酢之文然後謂之禮乎

爾以爲必行綴兆興作夫羽籥鐘鼓之器然後謂之樂乎夫禮樂不在繁文而在實德言而履之則順乎當然之序是即禮也行而樂之則得乎自然之和是即樂也君子致力於此二者南面而立以施於有政夫是以天下太平也外則諸侯來朝内則萬事皆從其理而百官莫敢有不承事而盡職者矣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奥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

有序古之義也

此言禮必有義以見興與治之相因也目巧謂不由法度但據目力之巧也惟禮可錯諸政故禮之所興乃衆之所由治也禮之所廢即衆之所由亂也先王制禮雖甚苟簡而為目巧之室則必隅有奥而階有阼席之設則或以南方為上或以西方為上乘車之法則君在左而勇士在右行之次則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立之位則天子南面公侯而下各

有其序此皆古人制禮之義也

室而無奥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此言廢與亂之相因也此塗謂禮也禮以義起如此是故室若無奥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若無上下則亂

於席上也車若無左右則亂於車中也行若無隨則亂於塗閒也立若無序則亂於位次也昔聖帝明王諸侯所為辨爵之貴賤齒之長幼地之遠近人之男女位之外内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以出信乎禮之不可以弗興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而昧者以明有昭然若發其矇者矣吳氏澄曰矇謂以巾冪其目發者徹而去之石梁王氏謂此篇雖有首尾然詞多散漫未必孔子之言也

孔子閒居

此篇言詩先以為民父母而後繼以三王之德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故其序如此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此言為民父母之實不外於禮樂也詩大雅洞酌之

篇凱弟樂易也孔子當閒居之時有子夏侍於側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果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欲為民之父母乎是必通達乎禮樂之本原有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其道廣被於天下而憂其民者無不至凡四方有禍敗之釁必先知而豫防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

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此詳言五至之目而及其妙也目正視則明全耳傾聽則聰審子夏曰所謂民之父母者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以謂之五至子曰君子既達禮樂之原則真切為民而志以至夫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志之所至而詩亦至焉與於詩而履之即為禮故詩之所至

而禮亦至焉立於禮而樂之即為樂故禮之所至而樂亦至焉樂民之生則必哀民之死故樂之所至而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應感無迹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且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且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而上下同流夫是之謂五至鄭氏注曰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恩意也詩謂好惡之情也云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心也案五至雖列言之而實不外於禮樂二者志與詩所以原其始哀則

所以推其終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此言三無之實而證以詩也其當依詩作基始也宥寛也密靜也逮逮詩作棣棣棣盛也選選擇也手行為匍

伏地為㔁子夏曰所謂五至者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以謂之三無孔子曰凡樂皆有聲而和之至則為無聲之樂凡禮皆有體而敬之至則為無體之禮凡喪皆有服而哀之至則為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之矣若求其類於詩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周頌昊天有成命篇言文王夙夜積德以基天命者宏深靜謐此無時而不和無聲之樂也邶風柏舟之篇言威儀各極其盛斯簡擇可以不

施此無動而不節無體之禮也邶風谷風之篇言凡民有死喪之禍即急遽以助之此哀不必見於服無服之喪也案無聲者樂之至無體者禮之至無服者哀之至不言志至而詩至者以志未形於詩乃所謂禮樂之原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

之喪内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此言五起而及其效也起猶發也恕視人猶己也施延畜養就成將大也子夏曰三無之道而詩與相近如此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豈言盡於此而已更無可

以形容之者乎孔子曰何爲如是而遂盡也君子之服行此三無也抑猶有五者以起發其義焉子夏曰所謂五起者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乃天下之至和故覺氣志之不違無體之禮乃天下之至序故覺威儀之遲遲無服之喪乃天下之至哀故覺内恕之孔悲而不違又非強合之謂故無聲之樂而氣志於是乎既得遲遲又非怠緩之謂故無體之禮而威儀於是乎翼翼孔悲又非偏愛之謂故無服之喪而直施

及於四國有所得於已必能無所失於人故無聲之樂而又見其氣志之既從有所凛於中必能無所乖於外故無體之禮而又見其上下之和同有所施於近必能無所遺於遠故無服之喪而又見其畜及乎萬邦信從者多則聲名益著故無聲之樂而又見其日聞於四方和同者衆則德業益臻故無體之禮而又見其日就而月將畜養者廣則功化益彰故無服之喪而又見其純德之孔明至於日聞四方而吾之

心尤有方興未艾者故無聲之樂而終見其氣志之既起至於日就月將而吾之德尤有久而愈大者故無體之禮而終見其施及於四海至於純德孔明而吾之澤尤有被於無窮者故無服之喪而終見其施於孫子焉吳氏澄曰五起不大相遠只是一節稍進一節而已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

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此言三王合德於天地而引詩以為湯證也勞者勤恤之意詩商頌長發之篇齊㑹也合也言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㑹也日齊詩作日躋九圍九州之界也

子夏曰古有云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德何如斯

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三王之王也未嘗以位爲樂唯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唯天至高而無私覆地至厚而無私載日月至明而無私照三王能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商自契以來已爲天命所向而未嘗有違至湯而後與天齊成此王業蓋湯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以齊升昭假于天久而不息唯上帝是敬帝故命之以爲法於九州此湯無私之

德也案此由為民父母而進言之即易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者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此言天地之無私也形猶迹也露猶發也天運無窮有四時而天道著矣凡夫春秋冬夏之遞嬗風雨以為舒霜露以為斂無非至教之所在也地氣皆天氣也天之神氣地實載之神氣莫著於風霆風霆流造

化之形而庶物於以露生焉無非至教之所在也案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神氣也地載神氣與大傳乃順承天同義聖人父天母地而必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者猶斯指也夫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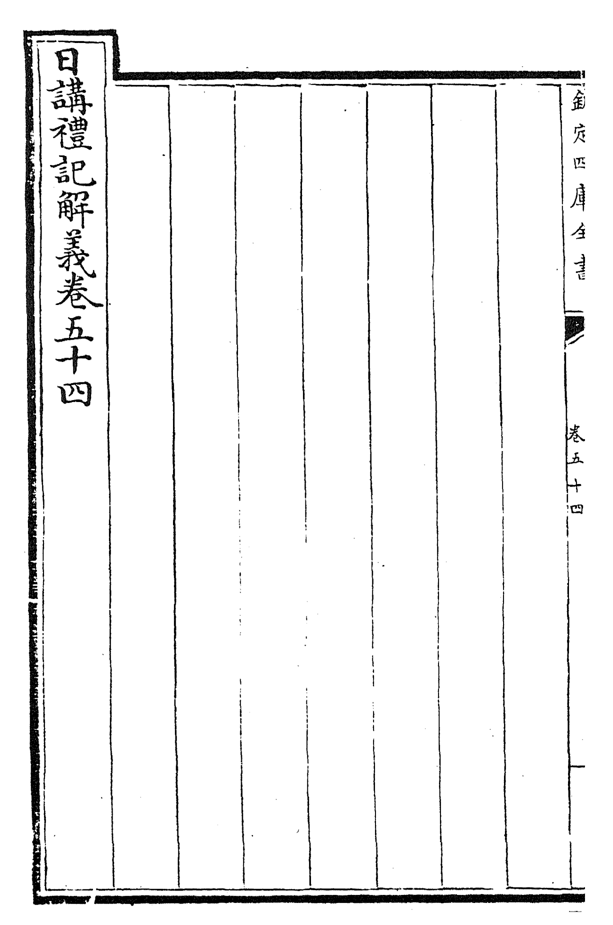
此言文武無私之德參於天地也耆欲家語作有物有開作其兆或以為字之訛也詩大雅嵩高之篇嵩詩作崧嶽謂五嶽峻詩作駿甫甫侯此謂宣王時人蓋作吕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翰幹也聖人唯無私故清明之天德在躬則其氣志自有如神之應凡所願欲之事將至天必有開發朕兆而豫示其幾者若時雨將降而山川先出雲也其在詩曰嵩大而高之嶽其峻上至於天由是降其神靈生甫侯及申伯

而皆為周之楨幹于四國之患難則蕃蔽之于四方之德澤則宣布之此由文武有無私之德故天為之生賢佐以興周也𥼶此詩本美宣王得人之盛而歸德於文武者推所自而言之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此言三代固以無私之德王天下而又本於先德也

詩大雅江漢之篇弛猶施也詩作矢陳也協詩作洽
肙牆見文王世子三代之王也於未王之先其祖宗
必先有實德以著令善之聲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
不已此三代之德也施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大王之
德也子夏聞夫子之言蹶然而起肙牆而立曰父母
斯民德參天地之道如此弟子雖不敏敢不奉順而
勿失乎案此亦宣王之詩而取類明之文德亦凱弟
之意洽此四國即為民父母可知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四